

前漢書

一
函
八
冊

前漢書卷七十二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門從紂都遷之以來春秋左氏傳曰夏之末有

鼎遷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死首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

酉在雒陽東北阮籍詩云首陽山在遠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

周猶稱盛德焉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

儒夫有立志師古曰儒柔弱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字○宋祁曰浙本多二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是乎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匿跡遠

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

皆應說今並并略無取焉○宋祁曰季字下當有公字角不成字當作角

雒深山師古曰即今之商州商雒縣山也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

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安語在留侯傳其後各口有

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地理志謂君平為嚴遵三輔決錄云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

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

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執導之以善

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得百錢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列所坐之處也博覽

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師古曰嚴周揚雄少時從游學目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

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訕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

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病為蓋執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蓋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章昭曰言有執之名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卿庶幾可不朽揚子以為不然惟有德者可以有名師古曰或人以幾而位揚雄以為自著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當時諸侯王也惡乎成其名何也惡乎鳥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繫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君平湛深元默無欲不作苟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和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事苟得之業也○朱祁曰注文已字疑作以自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阜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遷雲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風貌揭揭疾驅貌慙古但丘列反○宋祁曰注文但字下有疑有但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然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故傷之○劉放曰按文及注當云發發者是非古之風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是非古之車也也○宋祁曰注文但字下有疑有但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是非古之車也也○宋祁曰注文但字下有疑有但字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之發發然者非是非古之車也也

角反○宋祁曰昔召公述職師古曰召讀曰邵邵公名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思古曰是時人皆得其一本無也字所後世思其仁思至乎不伐甘棠甘棠之詩是也師古曰謂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師伯所反音音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擗街臣瓌曰擗促也師古曰馳聘不止口倦乎叱咤師古曰叱亦手苦於筆轡師古曰筆馬策音止藥反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宋祁曰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師古曰風與偏同言遇數以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疾風則偃靡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

全壽命之宗也師古曰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

宗尊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

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師古曰訴其樂

豈徒銜轍之閒哉師古曰銜馬銜也轍車鉤心也張揖休則俛仰誠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實行則以轍為馬之長銜非也轍音其月反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師古曰喬松仙人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宋祁曰發則福祿其轍而社

稷安矣師古曰轍與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於宮館囿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

王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

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慙願大王察之王賀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

寡人造行不能無情○宋祁曰情疑作情類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脯

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嗣大

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舉衆事○宋祁曰南本泐本毋且何獨喪事凡南面

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師古曰論語篇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吉引之願大王察之大將軍仁愛勇

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先帝棄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大將音之欲反

軍抱持幼君襁褓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者

攀援而立大王師古曰攀引也音爰其仁厚豈有量哉師古曰言其深多也量音力向反臣願大王事之敬之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

面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王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令漢朝不

聞知又不能輔道陷王大惡師古曰道讀曰導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

復為益州刺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

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

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上欲治之主

乾隆四年校刊

不世出師古曰言有時遇之不常值○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

之隆者也師古曰三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

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王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

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今俗吏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所繇師古曰繇以意穿鑿各取一

切權誦自在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僞萌生

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質樸日消恩愛寢薄師古曰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師古曰孝經非空言

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

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師古曰以仁撫下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師古曰高宗殷

年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師古曰趨讀唯陛下下財擇焉師古曰財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天壽

之萌也師古曰由之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

貧人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

言其父自主婚也師古曰言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是以貪財誅利○宋祁曰南本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

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師古曰冥冥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

伊尹非三公師古曰伊尹不仁者遠師古曰伊尹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率多驕驚不通古今師古曰驚至

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宜明選求賢除任子

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尙方師古曰尙方明視天下以儉師古曰視古者工不

造瑯瑤商不通侈靡師古曰瑯瑤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

以其言迂闊不甚寵異也師古曰迂遠也音子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

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謂使食之音徒濫反啖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

令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屬志如此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

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者言入仕也言其取舍同也師古曰取進趨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卽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年老道病卒上悼

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爲騶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駿以孝廉爲

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卽對無

四方不能專對師古曰以爲遷諫大夫使責淮陽憲王師古曰以還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爲王國吏故駿

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爲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爲京兆尹試

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

翊代駿爲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師古曰言用人

功薛宣政事已試師古曰言有功效也上然其議宣爲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至丞相駿乃代宣爲御史大夫並居位

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爲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爲丞相衆人爲駿恨不得封侯駿爲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

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妻不更娶人問其亦何

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爲郎歷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爲御史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

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召也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爲放言放外家解氏與

崇爲昏姻之家師古曰昏姻之家哀帝以崇爲不忠誠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故踰列次在位以來忠

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譏之辭師古曰譏詐言也音虛袁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恣師古

也師古曰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爲大司農後徙衛尉左將軍平帝卽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代

爲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莽遣就國歲餘爲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

社席之事一讀傳日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

乾隆四年校刊

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不畜積餘財師古曰畜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無所求取不營產業而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京州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

官所責師古曰太免冠謝禹曰冠豈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

日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

牆塗而不珉木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影同影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

稅亡宅賦歛輕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

時入貢不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

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器亡凋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師古曰放音甫衣服

履綈刀劍亂於主上師古曰綈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

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臣

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方今宮

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箇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方今宮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師古曰三工官主作天子之服

漢皆有工官工官主作銀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東西織室亦然廐馬食粟將萬

考工室也右工室也師古曰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主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數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東宮之費亦不

匹臣禹嘗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子往太后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富所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東宮之費亦不

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師古曰食人之骸骨人至

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

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師古曰填與實同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

正妄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師古曰以字疑作取字

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師古曰不能自羣臣

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娶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

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皆

在大臣循故事之舉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太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

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

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爲田獵之園師古曰舍置也獨留自城西南至

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方目反方今天下饑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爲萬

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諶誠也

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降鑒甚可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

畏也毋貳爾心機事易失勿猶豫也當仁不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師古曰

日揆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古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古曰

日拳拳解在劉向傳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太僕減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

角抵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爲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年老貧窮家訐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

不完師古曰裋褐者謂僮豎所著布長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師古曰過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爲

諫大夫秩八百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扶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

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內齊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爲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

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中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中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

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洿朝之臣也師古曰

故反同音一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爲臣具棺椁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師古曰

音顛蹙也仆音赴仆顛也不自還者遂死也還讀曰旋洿席薦於宮室骸骨弃捐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師古曰

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鮒也論語稱

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孽孽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孽與夜同致致不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今未得

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有位者與生殊乎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敞譚生欲

及生時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雖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師古曰譚譚孔子

讓何必思故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

於三公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

出口錢故民重困師古曰重音直用反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言古者不

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

十萬人已上○宋祁曰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能含氣

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也師古曰繇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刑

者眾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東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

賈則獲二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梓少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梓拔取也少古草字也把

元反把音滿巴反其字從木胼音已奉穀租又出橐稅師古曰橐鄉部私求不可勝供私有所求不能供之

步千反胼音竹尸反拵音蒲交反禾稈也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

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買師古曰買田與人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

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師古曰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

勿得販賣師古曰賤賈賈賣曰販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依田租稅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

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適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目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又諸官奴婢十萬

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廩食師古曰給以食今代關東戊卒乘北邊亭塞候望

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禹又言孝文皇帝

時貴廉繁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師古曰疑者

以與民師古曰罪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

疑從輕也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

疑從輕也

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師古曰從讀曰嗜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

補吏是以天下奢倭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

爲右職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師古曰操切也操音千

多者字宋祁曰去者字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諄諄逆而勇猛者貴

於官師古曰諄諄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爲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爲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爲勇猛而臨官故

黜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爲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爲賢耳師古曰動曰以指物出氣以使人故謂居官而

置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

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

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免官而已則爭盡力爲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

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非孔子之言況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

則無以爲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

日幾音鉅依反欲爲治者甚衆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倭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

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天下艱難也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調古

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僞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師

日懈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錢自此始又

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質直之意禹又

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爲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萬

以其子爲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

傳○宋祁曰然通儒或非之江南兩浙本無此六字

乾隆四年校刊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

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

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宋祁曰補字下疑有出字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廨去州舉茂才爲重泉

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閭崇薦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

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

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之詞也音弋癸反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

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

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師古曰繇讀與曲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

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

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

繇嘉師古曰繇讀與曲同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

今奏當上宜何從師古曰今欲奏此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

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師古曰謂如尙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

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悲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師古曰何若言無所似也

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沈於河者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

者勝白之尙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問之也對曰受夏侯常尙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謫去卽應曰聞之白衣

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衣或君物言之如何便上之邪師古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自觸罪也

勝窮無以對尙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洊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讀曰豫劉奉世曰前云博士後云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矯謾

位大夫然博士非中朝臣疑言博士者誤也

亡狀師古曰疾急也矯古情字誤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為侍郎出

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臥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

崩初琅邪邵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為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丞郡韓福以

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

官人行得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大給酒肉並飢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飢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

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

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

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師古曰同產兄弟也大夫其修身

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郎孔武仲曰龔勝兩漢

人而不名勝勝為光祿大夫漢為大中大夫特詔行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官

道舍傳舍傳舍如今驛舍也漢得入驛如此之嚴也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

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師古曰即猶就也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師古曰廷謂舍

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師古曰湖縣也

時屬京兆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

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

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

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就其家而拜之勝稱疾不應

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致詔也諸生謂鄉邑有行義之人

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師古曰牖窓也於戶東首加朝服師古曰

卧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師古曰花綈故放之也花音土賀反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

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

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師古曰示若尊嚴無益萬分使者要說師古曰要音一遙至以印綬就加勝

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師古曰須待也適發反說音式銳反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

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

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

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宮煥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師古

葬多設器備則恐被掘故云動吾冢也亦不得種柏及作祠堂皆不師古隨俗○劉放曰勝意一葬之後更不得隨俗動冢土種柏作祠堂師古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

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復衾祭祠如法門人袁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

自燒膏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薰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

病去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

重焉薦宣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六條

之外行部乘傳去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舍宿鄉亭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入為

諫大夫宣每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

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傳喜始執正義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塞滿也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

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

首者艾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嘆也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

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日

共讀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

如字

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

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尙服今賞人反惑郭展曰不得其請寄爲姦師古曰請寄謂羣小曰進國家空虛用

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曰亡謂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

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爲更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師古曰並係豪強大姓蠶食亡厭

四亡也宋神曰大姓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避六亡也晉灼曰避古列字也師古曰

皆遮列下疑有家字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尙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治獄深刻二死也

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

相也諸侯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

爲姦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以苟容曲從爲賢以拱默尸祿爲智師古曰尸主也謂如臣宣等爲愚

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

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爲黎庶父母爲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

施惠亦當然也尸鳩鳩也鳩也音居黑反宋祁曰漸本無之詩二字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師古曰父

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爲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

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肉如霍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民黔首

陰類故以黑爲號漢名奴爲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受中者所居爲廬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

蒼頭侍從因呼爲廬兒臣費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爲蒼頭青幘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天說民服豈

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而望天說民服豈

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辨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

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

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立龔勝

爲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積者也委音迂爲反輸可大委任也陛下

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尙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

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

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

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明鈍於

辭師古曰明亦諫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土乃

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

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爲歲之朝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尙恐毀敗

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冗素餐之人師古曰冗側字也徵拜孔光

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欽然莫不說喜師古曰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

大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蜺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蜺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

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還反李音葭李音葭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語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

并合三第尙以爲小復壞暴室師古曰時以三第總爲一第賜賢猶賢父于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

卒皆得賞賜師古曰爲賢第上持時行夜者行音下更反上家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

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警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

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讀曰示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

數十步未見出入二年未省師古曰不省被省視也欲使海瀕夷貊自通遠矣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願賜數刻之間刻也問空際

極竭芻蕘之恩師古曰芻音沐沐音猶家蒙也如淳曰退入三泉死亡所恨泉言其深也上感大異納宣言

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爲三公拜宣爲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爲司隸官比司直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上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

上下更反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師古曰鉤留也沒入

其車馬擢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宣坐距閉

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前本無不道二字下廷尉獄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橋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

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丞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

一等髡鉗宣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

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皐法案誅諸豪桀師古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

已者宣及何武等○宋祁曰武字下疑有與宣女婿字皆死時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與與宣女壻許紺俱過宣一飯去師

曰飯音宣不知情○宋祁曰情字上疑有其字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遠王思齊則薛方子

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遠

之俱稱周武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勅同紀遠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

正有忠直節唐尊衣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屨也師古曰衣音於反若敝衣獨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也被虛

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

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稅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稅視音式為反其字從衣其子攀棺不聽曰死

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徵不至及莽

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曰許由隱於箕

山在陽城有許由祠○宋祁曰曲字按注并黃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

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篇始除麋郭欽哀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除麋扶風之縣也除音職奏免豫州牧鮑宣京

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盧奴令平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為名王莽

居攝欽詔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

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侯欲視致賢人銷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長

安欲降竟竟手劍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乾隆四年校刊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同歸於道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師古曰言

而各芬馨蘭桂異類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

相名臣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

貢之材優於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貞而不

諒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諂謂君子之正其道也郭欽蔣詡好遯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

謂不仕於莽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遯及兩唐

前漢書卷七十二

前漢書卷七十二考證

有圖公句綺里季夏句黃公句角里先生句○田汝成曰四皓名字當讀為綺里季夏而後人誤讀為夏黃公

亦猶樂正裘牧仲之誤耳臣召南按杜甫詩曰黃綺終辭漢以黃綺並稱即知唐人讀本不誤又按角里角

字宋史儒林傳崔嵬為直講太宗顧謂曰李覺書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姓或言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

知否嵬佺對曰臣聞刀用為角音兩點為角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据嵬佺此論則俗本作角字者亦

非也宋祁曰角不成字當作角俗本又誤用作角蓋緣不知崔嵬佺之論耳

其後谷口有鄭子真○按地理志谷口縣屬左馮翊

王吉傳琅邪阜虞人也○臣召南按吉為琅邪王氏之祖唐書宰相世系表曰秦將王離子元避亂遷琅邪後

徙臨沂四世孫吉始家阜虞後徙臨沂都鄉南仁里

今者大王幸方與○胡三省曰方與縣本屬山陽郡武帝以山陽為昌邑王國方與縣屬焉

賦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注師古曰以仁撫天下云云○胡三省曰此以仁壽並言仁者不鄙詐壽者不夭

折也顏注非是

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云云○真德秀曰吉意以下蓋史家撮其大旨如此非本文也